

辽沈战役

三部曲



辽沈战役三部曲



辽沈战役三部曲

陈沂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市南关区全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74,000字
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000册

ISBN 7-206-00595-0

E·1 定价: 3.00元



作者简介

陈沂贵州遵义人。1929年在上海参加革命，1930年在上海左联成立会上听鲁迅关于左翼作家联盟报告。1931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北平大学法学院党支部书记；北平左联候补执委，北平学联执委。

“9·18”事变后，任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领导成员。这次示威行动，联合上海、南京、山东、安徽学生一起，迫使蒋介石下野。

1932年任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，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，奉中共河北省委命接待鲁迅，向鲁迅汇报北方文化工作，参加组织领导李大钊出殡，为此，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，关押南京监狱。

1936年出狱后，任上海各界救国会机关报编辑，上海大晚报“每周影坛”主编，并在“中流”等杂志投稿，参加上海文艺家协会，组织上海文艺青年战地服务团。

1937年底，进入太行抗日根据地，先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干事，太行出版社党支部书记，领导晋东南三、五专区文教工作，八路军修（武）、焦（作）、武（陟）工作团指导员，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教务部主任，新华日报太南版社长兼总编。

1940年奉命到冀南、山东，任冀南日报总编，鲁西日报、冀鲁豫日报社社长兼总编，大众日报社长、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社长。

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、山东军区、一一五师宣传部副部长、部长。山东省参议员。

解放战争期间，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，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，野战政治部副主任、自卫报社社长。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委员、宣传部长，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。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主任、党委副书记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、政治委员、党委书记，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、党委书记。

建国后，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，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，中华体育总会常委，中苏友协常务理事，中国人民一、二、三届赴朝鲜慰问团副总团长，曾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访问苏、捷、罗、波四国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，上海市人太常委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，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，中国职工政治思想工作研究会副会长，上海作家协会理事，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。中共十二大代表。现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二级独立自由勋章，一级解放勋章。

前 言

“辽沈战役”三部曲，是我写的“白山黑水”下部最后两章——“将战争引向北宁线”。这是我1958年下放黑龙江监督劳动时，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，一边劳动，一边挤出时间在煤油灯下写就的。

为什么要写呢？因为我参加过东北三年解放战争——从山东渡海，进军东北，保卫四平街，撤退长春、吉林，以至后来三下江南，四保临江，到横扫中长路，逼蒋军退守长春、沈阳、锦州三个孤点，最后进行辽沈决战。应该说，除四保临江外，我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、战斗过。对我革命一生的经历和锻炼，要数这一段对我的教育最大，感受最深。

所以，我虽然下放劳动，仍没有忘记这一段。无论如何要把它写出来，留之后代，并藉以慰死去的英烈们。

就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，我写完了“白山黑水”上部。下部刚开始写了两章，即遇到所谓“以小说来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”际逼，稿子被迫停写，上部连载的部分也同时停载。

但我仍不死心，开始把计划的下部两章“将战争引向北宁线”写成电影，即现在的“辽沈战役三部曲”（原名“辽西会战”）。当时在长影工作的苏里同志闻讯，打电报给我爱人，希望拍摄这部片子，因为他也是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参加者，对歌颂东北三年解放战争，他是抱着满腔热忱的，他并为此专门到哈尔滨，费去一个月的时间，看了这个本子，提

了很多、很好的意见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特别是“文革”这一时期，不仅我的处境更艰难了，苏里同志的处境也不佳。直到1979年，我们在北京见面，旧事重提，不堪回首，拍片子的事，就心照不宣了。

更因为指挥辽沈战役的将领是林彪，后来他又出了事，能不能写，如何写，确是个大难题。后来陈云同志说话了，他说：“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，在当时正确的地方，我们也不必否定。”尚昆同志也说过类似的话。在他们没有说这个话之前，即使我信奉历史唯物主义，即使把书写成了，也不敢贸然拿出来，也没有人敢贸然出版或拍摄。

如今，“辽沈决战”一书已经出版，辽沈战役纪念馆已经落成开放，东北解放战争40周年纪念大会于去年10月召开，纪念碑也同时在沈阳揭幕，历史的是非功过都有了定论。林彪作为历史人物，前半生已经明确。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筹拍三大战役的片子，我的电影剧本就没有必要再去撞车了。所以我把剧本改为小说“辽沈战役三部曲”出版。这之前，三部曲中的第二部——“曾泽生和他的司令官”，早已在广州的“花城”上发表，这里出版的只是第一部曲——“战锦州”，以及第三部曲——“围歼廖兵团”。

既然是这么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，诚如毛泽东同志1948年11月14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”中指出：辽沈战役的结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其他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，“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，大为缩短。原来预计，从1946年7月起，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，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。现在看来，只需从现时起，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，就可能将国民党

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。”这段历史对于新中国的诞生有如此重要的意义，所以我更觉得有必要把它写出来，并予以发表、出版，使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，回忆这段历史，并使我们的年青一代，知道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，也从中获得教益。

总的说，三部曲是忠于历史的，但因为是文艺作品，就一方面既要尊重历史，另一方面又不能违反艺术规律，书中除了敌我双方的主要人物，尽量求得真实、完整外，其他就难免有虚构之处，当时参加辽沈战役的正规部队就有12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，还有其他方面的干部和广大群众，各个方面不可能每个都出场，只能从典型环境、典型人物来考虑、着眼、着笔。这一点，希望参加过战役的战友和同志们加以谅解。作为艺术品所表现的这种那种缺点和不足，则是十分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、指教。

对于敌方诸将领，在写作前，有的我曾在北京德胜门监狱里访问过，有的在外面和他们交谈过，如果没有他们坦率的谈话，我是写不出、也写不好他们的。这些人，后来都先后回到人民中来，在各方面担任职务，参加祖国的四化建设。不论他们现在有的已经逝去，有的还在人间，我都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最后，我还要特别讲到一点，就是本书未动笔的1957年，罗荣桓元帅、刘亚楼参谋长曾给我谈过几次话，不仅说到他们的希望，还向我提供了许多重要情节，以及野战军高层领导中的思想、活动，甚至生活细节，这对我完成这个艺术创作，是最可贵的。现在他们早已逝世，我还要在这里追念他们，感谢他们，愿他们英灵长在！

1989年1月4日于上海

目 录

前 言

一、战锦州.....	1
二、曾泽生和他的司令官	164
三、围歼廖耀湘兵团	195

一、战 锦 州

湛蓝的天空，一朵朵白云飞过，巍巍的长白山，白雪皑皑，高出云表。古老的万里长城，蜿蜒起伏从天上来，最近处象一条巨龙，直插山海关海面。

山海关威武挺拔，“天下第一关”墨迹映于天际。这里使人想起毛主席的著名诗句：

北国风光，
千里冰封，
万里雪飘，

.....

辽东湾海面上，波涛万顷，汹涌澎湃。

一望无际的森林，一望无垠的高粱和玉米，汇成了浩瀚无边的金色海洋。微风吹过，拂起千层万卷的波浪，使人感到无限的广阔。

美丽的松花江，滔滔流向东方。初升的太阳照射着风景如画的两岸。江心里，繁忙的运输轮和数不清的木筏正载着各种物资开往前线各地。

1948年的秋天，在这美丽富饶的东北土地上，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在我们伟大的党和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在林彪、罗荣桓的指挥下，曾经和国民党美械装备的反动军队进行过

震撼世界的辽沈决战。

(一)

秋风飒飒。

被我军团团围困的长春，四处都是人和马。我军战士虽然荷枪实弹蹲在战壕里，可到处都不断地传来说笑声，唱歌声，学习声。周围，一队队战士有说有笑地在帮老乡们秋收。

城里，虽一度曾是伪满州国都，那绿树成荫的街道，也曾被日本人吹过为世界公园，可现在却显得十分凋零了。许多树木已被国民党大兵砍去修工事。留下的，因为季节已到秋天，树叶已开始发黄，有的已在开始落下。

街上——特别是大街转角处，大楼房前，到处可以见到美造的洋灰地堡；路上的行人，除了国民党的大兵和官吏外，又多是饥饿的行列。

唯一例外的就是市外的大房身飞机场，那里不但常有汽车开进开出，还有国民党的军官们陪着美国人在那里花天酒地。那里，美国香烟、啤酒、罐头应有尽有。

机场跑道上，停着美国空军陈纳德航空队的几架伤痕累累，破烂不堪的飞机，活象几只受了重伤，已奄奄一息在那待死的秃鸟。

我军的一支部队，在师长江永贵，政治委员牟生的率领下，正向飞机场急急逼进。在行进路上，骑在马上江师长跟牟政委说着话。从他的脸上表情一望而知，就可知道他们急于打仗的迫切心情。

“练好兵，打长春。现在兵都快练熟了，可长春还没有

打进去。”

“这不就是准备进去了吗。”

“勉强解解馋吧。”江师长有些不无遗憾地说。

“可不能这样轻敌。”

“就剩下这几座孤城了，凭咱们东北几十万大军，踏也把它踏平了。”

“记着中国有句老话‘困兽犹斗’，眼下东北的大小蒋介石还都是困兽。”牟政委提醒说。

“反正早晚都揍死它。”

两位首长，早年一起参军，一起长征，又一起从山东经河北翻过长城来，在北宁线上迎击过杜聿明的一对亲密战友。现在他们正奉命去攻击大房身机场。这也是长春攻坚战的试探战。他们来到临时指挥所门前下了马，警卫员随即把马牵开去。他们走进指挥所。

临时指挥所设在一个上面已经没有顶的二层楼房的地下室里。通过炮镜，可以看清楚敌人飞机场的全部设防——地堡群，铁丝网，还有那无数的敌兵坑。

牟政委离开炮镜，对江师长说：“07（江师长的代号），首先必须用排炮轰垮这些地堡，才能为步兵打开冲锋道路。”

江师长点了点头，然后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说：“零点八分，还有两分钟就开炮。”

炮镜里反映出敌人的一个少将和一个美国飞行员正在喝酒。听他们在说什么。

敌少将：“major（少校），这个飞机场我们一定要守住，这是通向沈阳和南京的唯一道路。”

“飞机场守不住了，飞机也是起飞不了啦……”美少校

喃喃自语，音调不胜惆怅。

敌少将打气说：“只要有飞机场，就能保证飞机降落，就可以保证你走。”

“愿上帝保佑！”美少校说完放下酒杯，在胸前划了个十字。

敌少将：“喝吧！喝个痛快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喝……”。

话音未落，我军一阵排炮射到了飞机场前。立时四处就腾起一阵烟火。后续的炮弹不断飞来，停在跑道上的破飞机中有一架被击中起火。飞机立时熊熊燃烧起来。火光照耀着敌少将和美国军官。他们大惊失色，手中的酒杯堕地粉碎，俩人急急窜出门外，向他们的指挥所跑去。边跑边叫着：“开炮…，开炮…”。

在他们进入指挥所后不久，设在他们身后的炮群也开始向我军的炮阵地发出了还击。

正当敌我双方炮战还未完全停止，我军一连步兵在连长王成，指导员牛犇的率领下冲破铁丝网，向敌人以地堡为中心构筑的工事纵深前进的时候，机要员来到江师长、牟政委的面前，递上刚收到的电报。

“报告07，兵团首长的电报！”

“拿过来。”牟政委从机要员手中接过电报，随即展开阅读。随着视线的不停跳跃，牟政委的表情也越来越严肃。他叫住江师长：“永贵同志，兵团首长叫我们立即停止攻击。还要你立即回兵团部，同兵团首长一起到总部去。”

“呵！”江师长不胜惊讶，急忙从牟政委手中夺过电报来。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可当他亲眼看了一遍报文后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军人服从是天职。政委，你好好招呼部

队，看守好阵地。等我回来再说。我走了。”说完就往门外走去。但马上又转了回来，通过炮镜望了望眼前的敌阵地。而后自言自语地骂道：“算暂时便宜了这群狗养的，多活几天。”

他不甘心地走出门，跨上警卫员送过来的马。警卫员稍为踌躇了一下，又急速返身回到指挥所里，拿出已经露出棉花的旧军装棉袄，飞马向师长追去。

牟政委目送着师长他们远去的背影，然后拿起电话，向部队下达了“停止进攻，撤下待命”的命令。

干部，战士们感到一片惊讶！

(二)

一辆美式吉普，后面跟着一辆夏斯，敞着篷，两边扞着杂草和树枝，以每小时60码的速度向哈尔滨，大连国道北，道往松花江铁桥方向开去。国道两旁，解放了的农民正在愉快地收割庄稼，一辆辆四马拉的大轮车，正从场里把一袋袋的高粱、玉米和大捆的蔬菜拉到火车站去。从那，它们将被运往前线。

吉普和夏斯车驶近铁桥边一个临时码头后的小土坡前停下了。铁桥破坏的地方至今还没有修复，桥墩、桥架的残骸历历可见。吉普车上走下了三个警卫员和三位首长，还有一个讲湖南话的年青而英俊的参谋。夏斯车上面坐的是带有两挺机枪的警卫班。他们只有警卫班长下了车，随参谋前去探路，其余全都还以警戒的姿态在车上挺立着。看到这情景，一个满脸落腮胡的首长不禁笑了。他是围困长春的总指挥，

也是一兵团的赵司令员。

赵司令员对着夏斯车上的战士说：“这是往北走，咱们自己的家，用不着那样紧张。坐汽车的时间不算短了，大家下来活动活动吧。”

陈司令员，从脸上看去虽略为显得瘦削，却很有精神。这位东北解放军第二兵团的司令员，说起话来和走路一样轻巧。他接着赵司令员的话头说道：“是该下来活动活动了。车坐久了，腿脚都发麻。”这是回答赵司令的，同时也是向战士们说的。说完，他向他的警卫员要了盒纸烟，还没有打开抽，忽然又象想起了什么似地，跟他的警卫员说道：“送他们两条抽，算我们从辽西来的兄弟部队的见面礼。”警卫员应声从挎包里掏出两条《大象牌》递过去。

赵司令员跟陈司令员说：“还是你们那边那个范汉杰咱们这边这个郑洞国啊，就只靠天上掉点下来。”

江师长忍不住笑了：“天上掉下来的，有时还给我们逮着了哩！”

听罢，两位首长和战士们都笑了。这时操湖南话的参谋从河边跑来报告说：“报告首长，总部派来的渡轮，已经在河下等了好久了。”

赵司令员对陈司令员说：“那就上船吧。”

汽车缓缓地启动着。首长和战士们徒步向江边走去。不久，汽车越过人群向江边开去。不远处，江上闪出一条黑色的拖轮，系在一条红色的小火轮上。

(三)

汽车穿过绿树成荫的电车道，在万家灯火照耀下，从哈

尔滨车站广场急速前进。顷刻间就在南岗体育场后面一幢精致的小楼房前停下了。

这就是电报上要这几位首长立即来到的东北解放军总部。

随着黑铁门的铜环响声，远远一位中等身材，年纪不过40的首长，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向他们迎来。在他身后跟着警卫班长刘汝勤。这位首长，走起路来非常斯文，眉宇间，特别是两道浓眉间显出稀有的智慧，超人的勇敢，面色和蔼而庄严。他穿着普通军装，除了熨烫得比较整洁外，跟战士穿的没什么两样。他就是东北解放军总司令员林彪，战士们经常称呼他“101首长”。前线来的几位首长一见他迎过来，急忙从汽车上跳下来，以军人特有的大步走上前去敬礼，几乎是同声的说道：“首长，您好！”

“都来啦，同志们好，你们来的真快。”林彪对他们上下打量，一一握手。

赵司令员答道：“天气好，路好。”

陈司令员接着说：“还有车子好。”

江师长一时想不出说什么，光抿着嘴笑，半晌才迸出一句：“首长，你比四平撤退时胖了。”

林彪略带微笑地说：“那时是杜聿明追我们，现在是我们捶他们，所以胖了。”说完，哈哈一笑。他那清脆带钢的笑音飘向夜空，大家深受感染，也不禁附和着笑了起来。忽然，林彪抬头看见了门外的战士们，他马上迎上前去一步，举手向他们招呼：“都进来呀！把车也开进来呀！”说完，招呼他身后的警卫班长刘汝勤：“你去给他们找地方喝水！”。

那边随来的警卫班长见状立即代表大家回答：“首长，

您好，我们一点也不渴。”说完，带着战士们一起向林彪敬礼。

这时台阶上又走出一位首长，他是总部参谋长陆嘉柳同志，人们称呼为“103首长”。他一出现在台阶上，就举手向赵、陈二位司令员打招呼：“我方才正打着电话，还没来得及放下。”稍停，他走下两步台阶，将身子向右边一闪，右手往外一摊，“请进吧！”

这是一间俄式大厅，厅里灯光明亮，如同白昼。厅正面挂着毛主席和斯大林的油画像。厅西边的墙上钉着一幅以沈阳为中心，横贯长春、锦州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，图上到处插着红绿小旗。

陪同赵、陈二位司令员吃完饭后，陆参谋长正在和他们二位围着一张小圆桌喝茶、谈话。林彪独自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，陆参谋长和赵、陈二位司令员坐在一起，只有江师长和林彪的秘书小基坐在一张长椅子上，而且坐的较远。

林彪对赵、陈二位司令员说道：“刚才吃饭时，可能嘉柳已经给你们谈了一些了吧。”

赵、陈司令员间时点头回答：“是的，谈了一些。”

林彪接着说：“要你们停止进攻长春飞机场，对我来说，是我组织战役和指挥战役以来，历次下决心最慢、最难的一次。”说罢，他由沙发上立起身来，迈了两步。然后回过头来，招呼赵、陈，也招呼江师长一起往地图边走去。地图上标志着敌人的绿旗历历在目。他指着这些绿旗跟赵、陈说：“你们看，这就是当前东北的形势。敌人的50万人已经完全龟缩在沈阳、长春、锦州这三个孤点上了。”稍停，他向地图边上走进了一步。陆参谋长从秘书小基手中接过指挥棍来，准备随时指图示意。